

阅兵村速写

曾剑

现场

和声之美

王和声,联合军乐团创作室主任,曾创作脍炙人口的歌曲《草原夜色美》及2008年奥运会颁奖仪式用曲《成功之路》。在这次阅兵中,王和声带领创作室担负全部阅兵曲的创编任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标准很高,风格要新。这压力山般巨大,毕竟他已年过六十,不同于年轻人。但王和声二话不说,带领多位作曲家,连续几个月加班加点,挑灯夜战,反复修改打磨,多次推倒重来,有的作品易稿十几次。花甲之年的他,始终保持对军乐艺术的热爱和对音乐创作的激情,使命感荣誉感责任感很强。他先后创作编配多首乐曲,与每一段旋律周旋,与每一个音符较量,与每一支激情洋溢的音乐亲密接触。他在音乐上大胆创新,注重音乐编配中大胆进行交响化与仪式感的有益尝试,注重铜管的浑厚与和声张力的有机结合。在部分与合唱队配合的曲目中,则在突出合唱又最大限度发挥军乐优势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有时为了试听创作效果,他走出创作室,走向旷野。星光日月看得见,脚下的厚土能感知……这样的夜晚,常常灵光闪现。最后,整个阅兵过程共演奏30首乐曲,其中有6首来自王和声。

我向王和声,60岁的人,何以能如此拼命三郎一般?王和声没有直接回答我,他说:“我给你讲一段往事吧。”1970年的冬天,解放军军乐团、新疆骑兵队、四川步队等共5个部队来河南伊川县招兵,并不懂乐器的他,被几个部队同时看中,新疆骑兵队最先给他发了军装。此时,军乐团的招生员正在洛阳忙碌,听说此事,连夜赶回县里跟武装部交涉,找新疆军区交涉,硬是把“抢”到了军乐团。“那年,我才16岁,啥也不会。但他们硬说我有音乐天赋,硬是把我培养成今天的样子。小曾,你说,现在军乐团受领这么大的任务,我能不拼吗?”

8月23日,天安门阅兵预演场,王和声坐在乐队身后,静静地听。他小声告诉我,哪一首是他的作品,哪首是他手下得力干将郭思达创编的。我不懂音乐,但我能听得出这千人军乐团和千人合唱团的和声之美。这大美之中,当然也有着王和声老师在音乐创作方面的独特才华。

“表情帝”的坚毅

“表情帝”是侯宣帆,“邱少云式的小英雄”也是侯宣帆。合唱不仅仅是声音的展示,更是表演的艺术,表情、神态都不可或缺。可合唱团这些来自军校的学员,阳刚之气有余,表情丰富程度不足,看上去呆板,缺乏感情。为此,合唱团的老师们想了很多办法,让队员练就丰富的表情。各大队还搞了“表情”大赛,评出表情最丰富的“表情帝”。

八队最小的学员侯宣帆,在三大队第一期评比中当选。提起“表情帝”,侯宣帆还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刚进合唱团时,他唱歌时的表情并不这么丰富,似乎不会微笑,面部肌肉看上去僵硬,被称为“冷面帅哥”。

为了丰富自己唱歌时的表情,侯宣帆决定学会微笑。一有时间,他就对着镜子看,按老师所说的方法,用两手的食指向上挤压面部,提升笑肌,用“咬苹果”的方法练习张嘴。侯宣帆还下载了很多合唱MV,看着MV学习里面的动作表情,然后再在镜子前观察和练习。次数多了,侯宣帆学会了这种他认为是最美的表情——微笑。这不仅表情,也利于歌唱。侯宣帆说,微笑时,笑肌就被抬了起来。当笑肌随着微笑被抬起来后,口腔内部的上腭和软腭也就同时抬了起来,喉咙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自然打开。同时,深刻理解歌曲内涵,查阅每首歌曲的创作环境和故事背景,从我党我军的苦难辉煌和浴血荣光中去感受每首歌曲的深刻含义,真正做到用心演唱,真情流露。这是一种理想的歌唱状态。

侯宣帆把他的体会告诉队友们。《砺兵》的慷慨激昂,《太行山上》的机敏灵巧,《强军战歌》的自信自强,都被学员们演绎得淋漓尽致。

8月10日下午,军委一位首长来解放军合唱团听取汇报演唱,侯宣帆在《抗大校歌》中做跨立收腿动作时,右腿突然抽筋,剧烈的疼痛使他几乎昏厥过去,但是他用顽强的意志力,咬紧牙关,将剩下的所有动作按照要求全部做完。他一次次对自己说,站住了,别趴下!我绝对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就害了全团。他忍受巨大的疼痛,极力控制着双腿的抖动。为了不影响队形,从第一首歌到最后,一首,一直坚持到最后。此时,侯宣帆已全身僵硬,毫无意识。整个队伍撤下合唱台,他无法动弹,只是麻木地站立在那里。四名战友把他抬下合唱台,经医生半小时全力救治,他才恢复意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队长,任务完成了吗?我没给海军丢脸吧?”据军医介绍,侯宣帆由于强忍着疼痛,抽筋时间过长,耗费大量体力,导致身体电解质紊乱,意识模糊。军医说,小侯的意志和毅力非常坚韧,很令人感动。侯宣帆成为解放军合唱团成员们学习的榜样。

我问他,当时那么疼,怎么就挺得住?他淡然一笑说,只要内心有信念,就能挺住。我问,你内心的信念是什么?他说:“为祖国歌唱!为军旗添彩!为海军争光!”

帅气的侯宣帆,一身白色海军制服,白马王子一般。的确,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无论是站立,还是坐姿,都不失为合唱团一道美丽的风景。

一份“老作协”的记录

陈辽

讲述

很久以前,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应该组织力量编写一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史”,记述作协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重大事件、成绩与错误;哪怕先着手编一本简史或大事记也好,可以让文学工作者、广大读者从中了解作协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走过的路以及有些什么经验、教训。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样的作协简史至今并未问世。现在,束沛德这位“老作协”写了一本《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以下简称《我与中国作协》),以他“个人的视角为中国作协乃至当代文坛留下几帧真切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一个人的半部作协史”。

束沛德同志自195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踏进中国作协大门,直到1998年7月办理退休,虽曾一度下放,但始终与作协保持密切联系。即使在退休后,仍然长期担负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多种工作。他对作协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重大事件、成绩与错误,因其亲历而又敢于说真话,所以《我与中国作协》事实上已经写出了一部作协的简略小史。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到19日在北平正式举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在这次大会上成立。在会上,实现了从解放区和国统区走出来的两支文学大军的会师。1953年9月23日至10月7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文代会。在二次文代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在文协和作协的组织、动员、促进下,一大批优秀作品,如《铜墙铁壁》《三千里江山》《龙须沟》《在新事物面前》《谁是最可爱的人》《南征北战》等相继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1953年文代会后,广大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生活,塑造人物,注意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创作水平进一步提高。《保卫延安》《三里湾》《万水千山》《放声歌唱》《平原游击队》等优秀作品,几乎人尽皆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后,《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等力作誉满全国。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十七年间,当代文学史中的一系列杰出作品的诞生,既是作家们辛勤创作的产物,也和文协、作协的组织、动员、促进、指导分不开。但谈及

“十七年时期”,《我与中国作协》一书并没有为中国作协在《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文艺整风”等运动中的过失避讳,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

文化大革命一来,作协被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新时期到来。此时,作协的实际负责人是张光年和冯牧等。他们大胆拨乱反正,并开始作协启动改革。这时,作协成了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挥部”。“四人帮”污蔑并大加挞伐的“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中间人物论”等被重新肯定,而“四人帮”倡导的“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写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论”,则受到了彻底批判。张光年“经过深思熟虑,勾画出一幅作协改革的蓝图”,为了解放文学生产力,作协就要有较大幅度的改革”。张光年提出,作协的改革,首先是领导班子的改革。当时,作协主席团成员大多年事已高,又分散在各地、各单位,很难开成符合法定人数的会,于是他主张将主席团大部分的权力下放到书记处,使书记处成为担负作协日常工作、行政工作的机构。从第四次作代会开始,书记处真正成为一有职有权、运转自如的工作实体。

到了80年代初,唐达成被推上了中国作协的领导岗位,他和束沛德、谢永旺及其他党组成员和书记处成员一起,坚持改革不动摇,“深信唯有融洽、和谐、活泼、宽松的气氛才有利于文艺的更大繁荣,对作家、对文学工作应宽松一些”。这延续、深化了张光年、冯牧开辟的作协改革之路。自改革开放后的历届作协领导班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下,逐渐地、有序地把作协改革成为作家服务的“服务部”。这从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1992年以来的全部活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儿童文学委员会20多年来的工作,无一不和为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事业服务有关。《我与中国作协》中的《小百花园打杂手记》一文,便是儿童文学委员会尽

力为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事业服务的最好例证。作协的创联部、创研部、外联部以及其他部门也莫不如此。

《我与中国作协》是一部文艺回忆录,它除了写一部中国作协的简略小史外,还写出了中国文坛几位老人的心路历程。

从文协成立到作协在“文革”中停止活动的十七年间,周扬是作协的实际领导人。他被人们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解释者和贯彻者”。“文革”前,周扬对这方面的工作很自信。他在1952年12月11日、16日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发言(束沛德作了详细记录),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反“右派”斗争中,周扬把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右派”,把冯雪峰、秦兆阳、艾青、罗烽、白朗、陈涌、刘绍棠等同志批成“右派”。他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也显得十分自信。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把周扬打“醒”了,打“悟”了。周扬复出以后,真诚地向上述老同志道歉。他于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上坦承:“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很短时间,我一直在搞宣传文化工作,犯了不少缺点错误”;“我过去犯的错误很多,搞错了很多人的……”“在这里,向这些同志道歉”。周扬在会上的讲话,特别是对他主管文艺期间受过伤害的同志表示真诚道歉和深切悔悟,获得了代表们的认同和谅解。束沛德写道:“周扬一生的功过是非将留待同辈、晚辈及后人来评说。我相信历史老人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会还他以真实的本来面目,及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新时期到来后,张光年和冯牧等人负责中国作协的工作,他们也有自己的心路历程。张光年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在他身上兼有诗人与战士、理论家与实干家的品格”。在张光年看来,能否调动作家、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是作协改革成败的关键。无论多么忙,张光年都要挤出时间读作品。1983年到1984年,为了起草第四次作代会的报告,他见缝插针,认真阅读了一大批作

品。他说:“如果脱离作家,作协有可能变质,有变成衙门的现实危险。”他对改革充满信心:“我这次下去看到了改革确实不可逆转,‘左’的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

冯牧是作协领导人中的另一典型。他这样谈论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有一点认识,有一定素养,但水平不高;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对新涌现的作家、作品感情深,兴趣浓,但向老作家请教少,看望他们不多,有一种不健康的清高思想;十分重才、爱才,但有时容易轻信,过于宽容,温情主义,说是东郭先生、伊索寓言里的农夫,都有一定的道理。他还讲起自己不会弹钢琴,当不了班长,不善于做行政组织工作,有相当浓烈的个体的、自由职业者的书生气,对机关事务往往大而化之,心不在焉。冯牧如此近乎苛刻地为自己画像,说明他襟怀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唐达成可以说是作协领导人中的“这一个”。他任劳任怨,宽宏大度,遇到不称心、不愉快的事情尽量忍耐,但忍耐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就难免激动、急躁。他曾多次宣泄自己在作协工作时的苦恼、气愤之情:“文艺界矛盾多,老一代从30年代延续下来的恩恩怨怨,至今纠缠不清,要化解这些矛盾,我无能为力;一些年轻作家自恃甚高,气壮如牛,我也说服不了他们。”“一位领导干部夫人颐指气使,动辄训人,真让你忍无可忍;还有一位作家夫人对其丈夫的工作安排说三道四,竟来干涉党组的工作,简直莫名其妙!”“一个又一个作品研讨会,首发式,主办者不仅希望你参加,还非让你发言表态不可,有时连作品都来不及看,那就只能讲套话、空话,真是苦不堪言!”唐达成就是这么一个有血有肉、有棱有角、堂堂正正、磊磊落落的人。

《我与中国作协》叙写了中国作协的简略小史,又呈现了几位文坛老人的心路历程,因此每一个想了解中国作协的发展情况和作协几位领导人晚年心境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都可以认真阅读这本书。



行走

走在天地间

杨海蒂

黑金,这是天地的秘密,是天地包藏之妙。

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是现代工业的象征。腐败无能的清末政府,也深谙此理,于是,在延安设立延长石油官厂,钻成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结束了中国大陆不产石油的历史。随后,延长石油生产出与“洋油”媲美的灯油,开创了中国石油加工的历史先河。

延长石油,就是黄土地上的脉搏。

刘志丹解放了延长石油官厂,让石油回到人民的手中,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长石油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被誉为“功勋油矿”。1944年,毛泽东同志为时任延长石油厂厂长、陕甘宁边区特等劳模陈振复亲笔题词“埋头苦干”,激励着一代代延长石油儿女脚踏实地奋勇前行。埋头苦干,成为延安精神的基本原素。

俄罗斯作家阿·托尔斯泰在他的《苦难的历程》中写道:岁月会消失,战争会停息,革命也会沉寂下去。是的。革命,不就是为了人民过上安康幸福的生活?

往历史的纵深处看去,陕西是中国最为壮丽辉煌的地方之一。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传说中的“三皇”(伏羲、女娲、神农),人文初祖炎黄二帝、农耕文明始祖后稷,“造字圣人”文祖仓颉、创建礼制的周文王、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君临天下的汉武帝、写出“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文韬武略的唐太宗……这些彪炳史册、灿古耀今的人杰,都与这片土地密切相关。

陕西,神于天,圣于地。“天之高焉,地之古焉,惟陕之北”,是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让我这个江南女子,早在少年时期,就深深地被陕北所震撼。

那是一片理想主义的天空,那是一片英雄辈出的土地。黄土地,就是陕北人的生命舞台。

陈胜、吴广、李自成……多少英雄豪杰,曾在这片土地上大展雄才,一抒伟略,但都以失败告终;而红军在陕北,以两万兵敌国民党28万大军,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延安,是我无与伦比的心灵图腾;延安,是我仰之弥高的精神高地。延安窑洞的灯火,在我心中光焰万丈;枣园、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瓦窑堡、南泥湾,都是早已深入我灵魂的名称。

终于,我踏上了这片伟大神奇的土地,踏访着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来到了陕北,来到了延安——朝圣。

仰望宝塔山,眺望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热血沸腾,心灵颤栗。在这里,信仰、理想、激情再度凝聚,让我重新得力,如获新生。

延河奔流不息,像亘古的诉说,诠释着延安的前世今生。如果不是参加“亚洲作家走进延长”采风活动,我可能至今还不知道:革命圣地延安,也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

百年延长,源远流长。早在北宋年间,科学家沈括在赴任延安府太守途中,在延河边发现了石油,记载于《梦溪笔谈》,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苦焦”(陕北方言)的黄土地下,却蕴含着丰厚的液体

Advertisement for 'Tianya' magazine, 2015年第5期要目. Includes sections for '作家立场', '小说', '散文', '艺术', and '研究与批评'.

Advertisement for 'Qingdao Literature' magazine, 2015年第9期. Includes sections for '本刊推荐', '小说主页', '美文视线', and '文坛纵横'.

Advertisement for 'Jiangnan' magazine, 2015年第5期目录. Includes sections for '特稿·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国当代知名散文家新作展', '专栏', '小说', and '黄河论坛'.

Advertisement for 'Jiangnan' magazine, 2015年第5期目录. Includes sections for '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对话名家', '非常观察', '眼底沧桑', and '作家地理'.